

原刊影印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

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

任繼愈題

第28卷



佛化隨刊

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

中華郵政特准掛九五號認爲新聞紙類

第 十 六 號

佛化隨刊

宋 聰 主 題

(版 出 社 化 佛 西 陝)

佛化隨刊第十六號目次

●圖像

太虛法師近影

附法師小傳

●評論

現在怎樣宏揚佛法

對陝省佛教會的希望

●專著

因明撮要

地藏感應錄

●調查

大慈恩寺記略

●研究

圓覺隨筆

大悲心咒略釋

●公令

監督寺廟條例

中國佛教會訓令(七則)

陝西民政廳指令

附佛化社呈文暨社章

並佛學講習所章程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印行

●要聞

將開佛教國際會議之先聲△世界佛學院徵發起人書(附覆函)△終南山各處祈禱息災△榆林籌設佛學校△陝西佛化社近況△涇陽佛社預請法師講經△陝西省佛教會成立△白衣寺慈空和尚圓寂△大雁塔收容所念佛精進△臨潼縣佛教會籌備處成立△毀佛廟者竟得現報△玄奘塔舍利放光

●通訊

妙闍法師答同學海空法師質問情非情大略△華清法師覆甘肅張居士函(附張居士來函二則)△康居士覆華陰賈奇辰先生函(附賈先生來函)△覆張晴麓居士函△致北平饒聘卿先生函△寧波寶靜法師來函△四川蔣特生居士來函△康居士致陝西省通志局周石笙提調函

●附錄

爲西安白衣寺慈空和尚封龕法語
爲慈空和尚茶毗法語
爲武昌觀音堂常林禪人舉火法語
半枝香的夢遊
華清法師
前人
釋聰慧
寂園居士

太虛法師近影

太虛法師，現年四十二，浙江崇德人，俗姓呂，十六披緇，依八指頭陀受戒習禪，十八往依道階法師等，習賢台教觀，十九闢大藏，一口觀大般若經，豁然有省，頓悟諸法之實相，年二十，創僧教育會於天潼寺，爲其佛化新運動之發端，次年從楊仁山居士，圓瑛師閱二法師遊，旋任教授於普陀化南學校，年念二，被舉爲廣州白雲山雙溪寺住持，遂辦佛學



精含於獅子林，同時著作佛教史論多種，次年以革命嫌疑返滬，時值辛亥，民國政府成立於南京，乃創中國佛教協進會於毗廬寺，南北統一，即合併於中華佛教總會，又推爲佛學月報總編輯，由是普演圓音，漸攝羣機，民三，訪依了餘和尚印光法師，旋聞關於普陀錫麟禪院，習禪定淨業，精研法相唯識律密諸經論，並涉覽諸子百家及近代西洋宗教哲學諸

書，歷民四民五，在靜修中，著有道學論衡，有論神教，論天演進化，論周易，論墨學，論荀子，及哲學正觀教育新見，佛學導言，整理僧伽制度論等著作，而完成其思想之正統，民六，自普陀出關後漫遊日本，台灣，暹羅，緬甸，錫蘭，柔佛等處，於是確立其以佛法改善社會進化人羣之志，次年與陳元白諸名流等，設覺社於上海，印行叢書季刊，以宣揚佛法，影響所及，各省佛學團體，遂相繼出現，民八被請講維摩經起信論於北京，聽講者多為一時名流學者，法會效益，得未曾有，民九，任杭州西湖兜率寺住持，創辦海潮音月刊，又往武漢廣州講學，設佛教會於漢口，次年住持西湖淨慈寺，又被邀請法華經於北京，民十一，講學漢陽歸元寺，創設佛學院於武昌，青年縉素，自遠方來者甚多，研教持戒，為一時冠，近年各處佛化新運動，多以該院學者為主幹，旋又被推為湖南大禹山住持，同時長持多種團體，其不捨大悲，饒益有情，可見一斑，次年創立廬山大林寺，重興古代道場，復籌開世界佛教聯合會於該寺，民十三暑期，在廬山開第一次世界佛教會，被舉為會長，又講學於秦縣光孝寺，江北僧伽居士，慕名往聽者踵相接，民十四講學於北京，寧波，蘇州，上海居士林等處，是年夏，曾代表中國佛徒，出席日本之東亞佛教大會，次年又被邀請學於南洋新嘉坡，廈門南普陀，并設佛化教育社，及佛教通訊社於滬東雪竇寺，民十六春，創辦上海法苑，旋又被推為閩南佛學院長，本年秋季被請為亞細亞大學委員，及德國中華文學院董事，又發起全國佛教代表會議，設中國佛學會籌備處於毗廬寺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，赴歐美各國講學，歷法，比，荷，德，英，美等國，備受各國學者之歡迎，每次講座，聽眾歎未會有，是為以佛教大乘傳到西國之第一人。師環遊世界一週，十八年四月念九日回滬，各界開會歡迎，特印專刊，嗣又被推為中國佛教會常務執行委員，又往杭州，武昌，長沙，九華各處講學，十九年春，往福建講學，法師化度心切，不遑安處，真闡世之慧日，苦海之慈航，一切痛苦之阿伽阿也。謹為頌曰

面如滿月，心含太空，續佛慧命，不振宗風，慈文殊智，行菩薩行，法顯再世，玄奘復生，
圓音普演，震噴發聲，慈雲甘露，暮鼓晨鐘，環球景仰，曠劫難逢，廣作功德，福慧無窮。

飯依弟子慧圓拜稿

民國十九年四月八日

評論

◎現在怎樣宏揚佛法

(寄遙)

現在的人心，壞到極點了。現在的世道，亂到極點了。若要澈底挽救，根本解決，除了宏揚佛法，再無最高最妙最圓滿最穩當的法子。這種主張，不但是緇素倡導，一般稍有知識的，莫不同聲交口讚歎。可是現在的佛法，也衰敗到極點了。當這末法時代，對此險惡的環境，究竟應該怎樣下手去宏揚，方可以說『功不唐捐』。這也是法界同仁，急宜平心靜氣，子細考量的。

但是欲知宏揚的方法，還有幾種很重要的問題，不可不預先特別注意。這類問題，擇要約舉，大概有三種。(一)究竟甚麼是佛法？(二)佛法爲甚麼衰敗？(三)現在的機緣怎樣？若不明白這幾種意思，縱然熱心宏揚，恐怕名爲宏揚佛法，實則宏揚邪魔外道；或者名爲宏揚，實則等於摧殘；再不然，藥不對症，徒勞寡益，所謂『說法不投機，終是閒言語。』茲先將這幾個問題，略述於下，最後再說宏揚的方法。

(甲)究竟甚麼是佛法？

原來真如界內，一法不立。佛法二字，亦了不可得，那有一義一句可說呢？故曰『真如界內

，絕生佛之假名，平等會中，無自他之形相』若要解釋佛法，不但是眼上裁眉，頭上安頭，簡直是無孔生蛆，無事自擾。好像向水中撈月，在樹頭縛風一般。雖然本際如此，但爲普度一切衆生起見，不免以因緣方便，隨宜如理，說一切法。因此不妨有佛法的假名。既然由假而說，宣之於口，便有千差萬別的音聲，卽是語言。亦叫做『聲塵』。若再筆之於書，便有千差萬別的文相，卽是文字，就是名句文身，亦名爲『色塵』。既有這許多的言文，自然就有種種所詮的義理。所以依此假名，顯明真理，也是很關緊要的事體。

然而佛法隨宜而說，無穹無盡，無量無邊。佛已說的法，好如指甲上的一點上，未說的法，猶如大地上的一切土。想要將佛法，澈頭澈尾的解釋說明，恐怕出廣長舌，徧覆三千大千世界，穹年累劫，亦不能成辦。茲不過就所知道的，略略解釋幾句，其實在我佛所說的法裏面，也不過是大地土中的爪上土罷了。

（一）佛法的名義：

佛是梵語『佛陀耶』的略稱。譯成華言，就是『覺者』的意思。覺有三種義意：一是『自覺』，表其不同凡夫；二是『覺他』，表其不是一乘；三是『覺行圓滿』，表明不是菩薩。並且不是徧覺，故稱『徧覺』。又不是邪覺，故稱『正徧覺』。更不是有對待同等的覺，故總稱『無上正徧覺』。佛就是『無上正徧覺者』，所以佛法，就是無上正徧覺者所說的法。佛是能說的教主，法是所說的教典。簡別其非魔外俗小等所說的法，故曰佛法。卽佛的法。這叫做『依主釋』。因其

顯勝最勝的原故。

法是梵語「達磨耶」的義譯，有軌持的意思。軌是軌範，謂其可以隨順生解，持是任持，謂其決定不捨自相。因其方便可入，能達到佛地，所以叫做「法門」。因其包括世間出世間一切性相，所以又叫做「法界」。因其能流出一切清淨真如，菩提涅槃，以及波羅密等等，所以又可以叫做「大陀羅尼門」。佛將涅槃的時候，曾以四任教弟子，最後說「依法不依人」。所以今云佛法，就是究竟了義無上甚深微妙的正法。表明非佛的別樣東西，——如境界、身相，眷屬，處所等等——乃是佛的法。這叫做「依士釋」，因其顯法最勝的原故。

總之「無上正徧覺者」，叫做佛。「已得無上正徧覺者」，對於能得無上正徧覺，而尚未得的一切眾生，為欲令其悉得，因而如其所證並所由證，而方便設施的法子，叫做「佛法」。故知佛法，就是由佛設施的化法，即是能成於佛的因法，亦是成佛時所證的果法。

(二)佛法的統攝：

佛法廣大深細，本來不可思議，故曰，「法門無量」。又說「一切法皆是佛法」。可見世出世間一切事理，沒有能超出佛法以外的。若就「法數」說：統云「八萬四千法門」；約舉法要，又說「六日六十法」；（瑜伽師地論）再提綱挈領，又說「百法」；（百法明門論）還有說「七十五法」的。（俱舍論）若就「法界」說：便有四聖六凡的「十法界」。（四聖是佛，菩薩，緣覺，聲聞，六凡是天人，阿修羅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。）若就「法乘」說：便有三乘五乘七乘種種的分別。

。若就『法典』說：更有所謂二藏三藏四藏八藏乃至十二部分的差異。更就『法派』言：有十六宗十三宗或十宗八宗的分判。（現時所通行的，約有八宗，即律，密，禪，淨，賢首，天台，三論，法相。）還有三時五時五教八教種種判別，以及各宗派中，再分許多支末，實在不易枚舉。總而言之，『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』。一切有爲無爲法，無不會歸于佛海，故云惟有一佛乘，無二亦無別』。

（三）佛法的究竟：

就『融通』一面說，無有一法，不是佛法。若就『抉擇』說，佛法中亦有權實大小頓漸偏圓種種不同。所以雖說都是佛法，若不加揀別，便是籠統佛性顛頂真如。譬如發明天地人物的事理，能令人們得一立身處世的标准。這也是佛法。但此種不過是世教所共的人道倫理法門，可叫做『人乘法』，不是究竟的佛法。若發明衆生世界的因果能令我們得一超人入天的途徑，這自然也是佛法。但此乃神道宗教所共有的法門，可叫做『天乘法』，仍不是佛法的究竟。若發明一切法無我，無爲寂靜，有爲無常，有漏皆苦，能超出三界脫離六道輪迴。這雖是佛家所獨有的法門。但此猶是二乘所共的，還不是佛法究竟的所在。然則如何方是佛法的究竟呢？可以說佛法就是佛法。消極的說來，佛法就是破執或斷惑的法子，我執法執。破得淨盡，到了人法雙空的境界，或者見思塵沙無明，斷得乾乾淨淨，到了三惑永亡的光景。這便是佛、積極的說來，由人天乘進至出世小乘，更由小乘緣覺聲聞進至菩薩再歷三大阿僧祇劫候圓

滿便成藏教佛。乃至三惑圓破，三德圓成便成圓教佛果即究竟妙覺。所以佛法的真正價值，即在證得無上正徧覺。成就常樂我淨的無漏功德。故知『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令衆生皆成佛道』乃是佛法的究竟。

(乙)佛法爲甚麼衰敗？

佛法傳到中國，到現在已近兩千年了。曆後漢兩晉以迄陳隋，可稱『發育時期』。由隋至唐武會昌大難以前，可稱『全盛時期』。自此以後漸漸衰落，可稱『衰敗時期』。所以佛化成於隋唐，唐初好像『中天之日』，唐季有如『日盈則昃』。然則有此衰敗的徵候，其原因究竟安在？今撮其要，約舉數事如左。

(一)戒律廢弛

戒律爲佛子的規範，又是三聖學的基礎。佛滅度的時候，阿難問佛，將來佛子，應以何爲師？佛說以波羅提木叉爲師。波羅提木叉就是戒律。可見戒律的關係，非常的重大。中國自唐代終南山道宣律師，集律藏的大成。宏四分律，行相備足，大小通和。戒律因而宏宣，律寺因而大興。後來即稱宣律師爲律學正宗。乃自唐代以下，戒律漸漸的廢弛。攷其因由，亦有數種。(一)戒律的制定，本起于教徒及世俗的交涉，除『波羅夷』『僧殘』外或因避世俗嫌疑，或因其時地風習。佛隨事增制，本難一定。如印度五月至九月爲雨期，這時不便行乞，故定安居戒條。印度出家人，習慣乞食，故定有乞食遊行時的戒條。中國風習，既不同印度，勢

難一一照行。而且戒本譯義隱略，記疏又異常紛繁，學者多望洋興歎。禪，教，密，淨，諸家，亦皆以戒律爲苦。此其一。(二)唐以前的出家人，莫不依律寺而住。自從曹溪六祖而後，宗風大行。禪者疎放，不便律居。又以中國習俗，難行乞食。居在山中林下，布施供養，又不可靠。於是多趨于自食其力的一途。所以百丈懷海禪師，苦心慘淡，創制清規。禪衆不居律寺，其所住。通通叫禪寺，其後禪宗盛行南北，律寺多壞爲禪寺。因此律學廢弛，律義因而沉晦。其開壇傳戒，亦不過練習其形儀，奉行故事而已。其所以範衆，轉在清規。若不依衆共住，便以搖蕩恣睢爲高。律條的威用既失，僧衆的威儀蕩然。遂貽譏世俗，爲人詬病。此其二。總之，出家道衆，無論教理說得如何高尚，若是律儀不備，終不免徒衆散渙，爲人嫌憎。而況無戒便無定，無定便無慧。照這樣出家的人，既乏律儀，又鮮善法，更不能饒益有情。三聚大戒，一樣也不力行，那有被人信仰的價值呢？僧既多數如此，法佛靠誰住持？故知戒律廢弛，是佛法衰敗，最大的一個原因。

(二)義學荒落

建立名數，廣論因果階級，分別法相，依文字見義理，這些學問，叫做義學。法相宗，和教下數家均屬此類。此學盛于唐，當時研究義學的人，稱爲『義虎』。因其義解的勇猛，與猛虎一樣。但是未流偏重文相，學者每以爲苦。釋氏稽古略四，所謂『兩街止是南山律部，慈恩賢首之疏鈔，義學而已。士大夫聰明超軼者，皆厭聞名相因果』。觀此可推知當日的趨勢。

永嘉證道歌曰，『分別名相不知休，入海量沙徒自困』。亦是此意。加以唐武滅法，典籍散佚，高人息影。雖經數年後，又復振興。然而以後亂事不絕，終未能恢復元狀。其最重要的原因，尤其是禪學盛行，專提向上，呵捨文字。不但小乘二宗，無人講習，即三論，法相，天台，賢首諸宗，其奧義微旨，亦都沉寂。至明朝末年，教禪並隆，縉素高人，接踵而起，法運的隆盛，實爲李唐以來所未有。但是後繼不易，博學者少。所以靈峯蕩益大師，臨終嘆曰，『名字位中真佛眼，不知今後付何人。』到前清時，猶重禪宗，兼重喇嘛，義學益復掃地。禪宗末流，空疏無學，多流于機鋒，世所謂『口頭禪』，即指此輩。本來自達磨以下，諸大祖師，雖說專提向上，莫不善宏楞伽，涅槃，般若，金剛諸部。並且不廢講說。達磨以楞伽四卷爲心印，曹溪聽金剛而悟道，其他各師，如永明壽等，教家且憑藉而復興。若謂禪宗一向廢斥教義。未免都是贅論。不過當盛唐之後，教律蔚興，諸大祖師，但接聞思資糧圓滿的一類大機。故特唱宗旨。道聽之流，竟說六祖目不識丁，掃除教義。殊不知自證聖智，可說絕離言思文字，若說出世爲人，那能把三藏十二分教，一概置之高閣呢？後世不了此意，當教律荒落的末運，還一味教人廢學絕思。是何異『欲生龍蛇于枯井淺草，欲栽蓮花于焦土石田』。縱然癡心妄想，終久無濟于事。須知僧若無學，不但爲世輕慢，自己何能住持佛法？何能方便教化他人？所以義學衰落，也是佛法衰敗的一個大原因。

（三）流品混雜

宏法全靠人才，這是自古及今的公例。人才若銷亡，法運自然要衰落。試看中國佛界的末流，究竟如何？茲略分之，可得數派。（一）清高派。這派人頗能不貪名利，清白行業。或是居山住洞，或是寄迹叢林。或參禪，或念佛，或看經典。但是既無善知識開示，明達專精的便少散漫昏闇的較多。只愛享清閑福，還是空過光陰。然而此派人，在佛教中，好像風毛麟角已屬希有難得。（二）坐香派。這派自長老以至班首職事清衆，羣居多人，攷究威儀，練磨苦行。但能死坐五六年，略知道叢林的規矩，便稱老參。由職事升班首，由班首作長老，便是一生的希望。再等而下之，不過三次過堂。吃吃粥飯罷了。（三）懺懺派。此派專學歌唱，拍擊鼓鈸，替施主拜懺誦經，放談口。創立種種名色，裨敗佛法。只爲貪圖利養，不辭效同俳優。其初尙僅僅真言宗徒，流于歌頌。禪教淨律宗徒鄙之，稱爲『應赴僧』。現在出家人，都以應赴爲專業，竟成了普通學科，你說可嘆不可嘆。以上兩派，其中雖有高下真偽的分別。而其積財利，爭家業，借佛教爲方便，以資生爲目的，無不大同。此外好說僞法的一流，對于佛教，本無甚麼研究，強裝內行，枝枝節節的講說，哄吃老太婆的點心。昔梁僧佑說，『有好說僞法者，婦人多信之，佛法之亡，由此始也，』即指此輩。還有所謂『莊稼戶院子』，『不受戒，不看經，對佛法一點也夢不見。只是種地收糧食，吃飯混光陰。與農夫俗人，莫甚麼分別。穿大領衣服，略具和尚的皮毛罷了。當日百丈提倡農禪，此輩只知農竟無所謂禪。這類人在陝西尤其不少。更有一派不知佛法，專講與士夫交遊的。及見世局改變人多趨于世

俗學藝，世間善業。以爲佛法。在彼不在此，反有『捨金担麻』自鳴得意的，一般人也把這派叫『時髦新僧』。佛界如是混雜，雖有三數龍象，一時何能挽救。這也是佛法衰敗的一個原因。

(丙)現在的機緣怎樣？

如來說法度生，全在逗機隨緣。所以一大藏教，叫做『一代時教』。時代因緣，好像病症，佛法如同藥方。不知道是甚麼病，糊裏糊塗開方子買藥，那有把病治好的道理呢？所以宏法的人們，先要了解『時代性』。對現時的『環境』，務須大大的留意。究竟現在的環境是怎樣？茲略舉幾種于下。

(一)學說方面：

自從歐美學說，傳到中國，一般學子，大都醉心于科學哲學。加以世學的名流，推波助瀾，登高倡導。因而所謂『新學』或『新潮流』。簡直洋溢乎中國。關於宇宙人生兩個大問題，及理化學，生理學，生物學，倫理學，社會學，心理學，等：與夫一切質力的說明，這科學哲學，都有相當的供獻。最近尤其見重于世的，就是『唯物派』的學說。此派立說，尤其以現在流行的『行爲派心理學』，爲走到極端。此派對於西洋傳統的心理學，盡力攻擊。自美人瓦特生發明此學，僅僅十餘年，竟然有長足的進步，差不多已成爲心理學界的一個強國。彼雖名行爲心理學，其實把心理的作用，如所謂『思想』『動機』等等，通通說成『行爲』，且用『隱微言語』，『遲延反應』等名詞代替，簡直只是發揮行爲，抹煞心理。在印度哲學中，如馬克彌勒

一派，所謂『人身中無有神，所謂神者，即身。覺者，視者，聲者，思者皆即此身。身何以有覺，因身乃四大合成，知覺即自此四大者出，譬如穀水等造酒，穀水等本無醉性，合和成酒，即有醉性，四大亦如是。本無覺性，和合成身，即有覺性。』此亦腦髓分泌思想的一種說法。乃是絕對的唯物一元說。與行為心理學，仿佛差不多。此種學說，雖仍係偏計所執，終落斷見，但是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。不但中國其他學說，對之却步，即佛界亦大受其影響。然而摧謬破執，把向來所謂『心理作用在頭腦在心臟』等說，及執有『神我』等謬見，可以一概廓清。並且就生命有機體，全身觀察實驗，漸能窺到深細處，以察見身與藏識。隱祕的流行活動之變化。於佛學的宣揚，亦有莫大的便利。萬不可一味輕慢這類學說。若是將他能誘掖到佛教心理學，那末，自然可以說是『無懈可擊』了。可是絕非空疏無學的人，所能與之周旋的。

（二）教育方面：

中國自受西洋文化的壓迫，遂急起改革教育，十餘年以來，新式教育的複雜，實難盡舉。其最趨重的，約有幾種。（一）動物教育，相沿達爾文進化論而來。以爲動物的『共性』即『自營私欲』和『繁殖種族。』如孟子所謂『食色天性。』依這道理應用于教育。主張『適者生存』且由爲人的淘汰推到『天然淘汰』，因而定『優勝劣敗競爭生存』的公例。西洋教育家。遵循其說，以競存爲天職，以強國爲正事。于是鼓煽競進的公例，人道遂暗無天日。充此動

物的共性，只在富國強兵。這種主義，由達氏開端，中國日本皆仿照而行，現在幾乎普遍全世界了。（二）人倫教育，此種主張，各處皆有。中國孔子的主義，尤其鮮明顯著。此派以『節慾養性。』『明人倫，』爲主。以爲人雖有『動物的共性，』但人獨有超出於獸類的『人性。』孟子所謂『君子存之庶民去之，』即指此『人性。』依此辦教育，其目的在人類互相安甯，漸至和平大同。故管子說富然後可教，可見專謀富強的動物教育，與此比較起來，便有天淵之分。（三）天神教育。此派有超人的思想，欲達到天國或安樂園的美滿生活。但欲達其目的，須節其動物慾或斷其慾方可。西洋的天主耶穌回教。中印的大神婆羅門等教皆是。以上各種教，雖有高下優劣的不同，尅實言之，皆不能離一切苦，得究竟樂。所以非用佛化教育，澈底補救，人類將無究竟安樂的希望。

（三）社會方面

近年以來，因爲世道久亂，人人厭惡煩苦，急欲尋一安身立命的方法。于是說神道鬼，許許多多的外道旁門，蜂擁而起。人們有心學道，不逢正知正見的導師，多受邪見師的指導，所以也落于邪見。這是各處，共同的現相。以佛教言，下層社會，因傳佛教的人，多帶有外道的色彩，大都養成『迷信。』上層社會，因住持佛法的僧界，多不能發揮大乘救世的正法，而且怪相百出，學識毫無。一方又因他們早有一點科哲的知見，所以便毅然決然的『不信。』且硬指佛教爲『迷信』。欲救正邪見，使迷信的轉爲正信，使不信的也起正信。非用佛法因緣生